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七

前集

譏諷門上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興晁文莊內翰等四人同知貢舉省試將出奏試卷舉人雍衢觀其出省諸公皆慘赅其容獨彭年揚鞭肆意有驕矜之色榜出有甥不預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兆上得黃勅乃題其背曰彭年頭腦太東烘眼似朱砂鬚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

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
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勅。入奏章。聖見而不
悅。然釋其罪。江南野錄

不成體統

唐太宗燕近臣。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鼻勝
成字。埋有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画此一獼猴。
詢應聲曰。縮頭連背聳。漫稽畏肚寒。只緣
心渾渾。所以面團圞。太宗改容曰。詢豈不畏皇后
聞耶。無忌長孫后之弟也。小說舊聞

唐相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

中少一張

並石少信石修面

蒼苔幾多道

引便來令尹書

思量也解開東閣

名符豆豉作秀才鬘者絕倒青箱雜記

景德初。河朔舉人張存任。并皆以防城得官。
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奔能
燒猛火油。

丘濬寺丞失意。遍遊都諸郡。至山陽郡守
屢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

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
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勅入奏章。聖見而不
悅。然釋其罪。江南野錄

不成體統

唐太宗燕近臣。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從耳勝
成。少字埋。有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画此一獼猴。
詢應聲曰。縮頭連背。從耳漫稽。畏肚寒。只綠
心。渾渾所以面團。太宗改容曰。詢豈不畏皇后
聞耶。無忌長孫后之弟也。小說舊聞

唐相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

中少一張

黃班入縣。齊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

德驅難去。子猪羊引便來。令尹声

言有過錄公口。道無灾思量也。解開東閣

留得頭蹄待秀才。覽者絕倒青箱雜記

景德初。河朔舉人張存任。弁皆以防城得官

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弁能

燒猛火油

丘濬寺丞失意。通遊都諸郡。至山陽郡守

屢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

正得世間君子心，郡將他日丹爲聞。字飲以
謝之至，宜真太守邀。看牡丹作詩，日何事化
工情愈重，偏教此去太妖妍。王孫欲種無餘
地，顏巷安貧久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夜
欄誰結醉因緣。須知村落桑耘處，田叟飢耕
婦不眠。又至五羊，贈太守詩曰：碧晴蠻婢頭
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挖水，
四周城郭半圍山。又詩曰：塔上腥臊堆蜺子，口
中膿血吐揆椰。又詩曰：風腥蠶市命，日上瘴

雲紅。太守見知人，特選進士。常臯許之臯，
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
輕慢。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由張氏整奩
其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贖。臯行翌
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
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
改姓名作韓翹。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
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常臯也，非韓翹。
苗氏曰：君常臯必常臯，即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

者甚衆彼韋生必瑱溝壑豈能乘吾位也次
日果臯延賞慚惧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
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
濱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奉昔賢
誰不困風塵當特甚訝張延賞不識韋
臯是貴人唐朱遺史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嘗謁南豐幸而不禮之
一夕虎入縣解噬所養羊奔殘而去宰即
以會客齊預焉翌日獻詩於宰曰昨夜

之大不憚翰府名談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邕鄆黃唐
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清冲淡唐卿刻意篇
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
似猿春明退朝錄

唐既半劉展江淮之亂上元間租庸使元載以
吳越雖兵荒後民產猶給乃辟召豪吏少
宰列邑而重歛之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役
歛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

一云世人謂酒酣爲白着既爲刻薄之役
不堪其弊敗必顛沛醜陋如醉者之着也
渤海高亭有詩曰上元官吏稱剝削江淮
之人皆白着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以爲宰相不
能調陰陽乃閉坊市北門卒無効虜溢至
甚人歌曰禮賢不解開東閣燮理惟能閉

北門 朝野僉載

孫魴沈彬李建勳好爲詩什魴有夜坐詩爲

時所稱建勳因匿于齋中待彬至乃問彬云
魴之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
也魴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
無乃過乎彬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
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作而何闔坐大笑
乃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
剝得月土少不生塵週擗妨僧定驚濤濺
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莫不服其儉

雅 江南野錄

朝元龜廬陵人嘗謁邑宰見趨伏生擴欲窮以詞學因新画屏為戲珠龍乃曰請子詠之元龜應聲而成因諷辛受貽云翻身騰白浪探瓜攫明珠

毛柄聚生徒於廬山白鹿洞與諸生講論所獲實雖皆以市酒洞有辯者嘲云彭生說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半升嘗自題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子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而逝

劉炎少負詞學晚為永新尉拙於政治遂有貪

名太守行邑覬覦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鑑中影炎乃和而復之後罔民訴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知太守如狼虎獵取膏粱以陷之

羅隱性傲睨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紀後下第又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後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

如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高駢雲為人
雅律高公遂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
幕酌餞於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公命
扇驅之謔隱曰青蠅被扇上唯席隱應聲
曰白澤遭釘釘在門蓋偶見白澤圖釘在門
扇乃譏雲也時高公故淮南王求仙方為
妖亂後為畢將軍所害隱作妖亂誌以譏
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
語猶疑太一開燒盡餘香無一事開門迎

得畢將軍僖宗在蜀隱作詩數首以刺
諸侯及還梁為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為
獻僖宗在蜀詩云白丁懷臂犯長安翠輦
愴惶路屈蟠丹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
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
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攔干文
作僖宗還京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銮輿
幸蜀歸泉下阿蛮應有語這回休更說揚
妃

蘇子美監進奏院因賽神召館中同舍是時
江南人李中舍因梅聖俞謁子美且願預此
會聖俞以為言子美曰食中不設蒸饅餅
夾坐上安有國舍虞臺李銜之遂暴其事
於言語為列元瑜所彈子美坐謫故聖俞有
客至詩云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
食覆日昂傷衆賓盡指李也詩史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譏訕當
路為人所惡卒不第嘗作金錢花云青帝若

教花裏用牡丹應是得錢人夏雲云無限
早苗枯欲盡悠悠何處作奇峯偶題云可
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驅趁懶蛟龍詩史

唐湖州參軍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
娣妹勸節酒強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
尔勸吾食但得樽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
業有詩名與龜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
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
人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

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欽援宿此
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
今朝偶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
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
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
楚襄王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宮一日
錫宴齋宮優人有襍手戲撒者晉公顧英

公曰古人無詠戲撒詩請賦一章英公為一
絕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戲乃使百千般
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揚礪尚書以耳聾致仕居雩縣別業同里高
氏貲厚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一日里中社飲
小馬携酒一榼就揚公曰此杜酒善治聾願
持盃酌之餘瀝楊書絕句與之云數十年來雙
耳聾可將社酒便能醫一心更願青育子免見
高家小馬兒倦遊錄

景祐初詔先朝免解人候將來特與推恩時有
無名子改王元之昇平詞以嘲曰舊人相見問
行年便說真宗更以前但看綠袍包裹了這
回冷笑入黃泉

永叔在政府將引去以詩寄潁州常夷甫曰笑殺
汝陰常處士十年馬上聽朝雞反致仕歸潁又
贈之詩曰賴有東鄰常處士披蓑戴笠伴
春鋤明年夷甫起授侍講判國子監有無名
子改前詩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殺汝陰歐少保

新來處士聽朝雞又云昔日潁陰常處士却
來馬上聽朝雞

史沆仕不得志好待人長短世以凶人目之亦終
以此敗嘗過江州琵琶亭題詩云坐上騷人
雖有詠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
織羅應過賞花時並同前

邵安石連州人高湘侍郎南廷歸朝途經連江
安石以所業投之遂見知同至輦下湘知貢
舉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

之日懶修珠玉上高臺眉目連娟幸不開縱使東
巡也無益君王自帶美人來古今詩話

泗州僧伽塔人多云其下真身也塔後有閣記興國
中初塑事甚詳退之詩云火燒水轉埽地空
則真身之焚久矣塔本般匠所造俗言塔頂
爲天門蘇國老有詩云上到天門最高處不
能容物只容身蓋譏在位者

孫皓爲晉所滅封歸命侯武帝問皓曰聞南人
好作尔汝詩尔頗能否皓被酒舉觴曰昔與汝

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
帝悔之

吳武陵有文而好訐嘗以賊敗廣州吏治殊不
假貸題詩路左壁曰雀兒來往颺風高下視
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似舊
入蓬蒿

唐正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
知金即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
瑞望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

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
輕鐸人怒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
風善筆札召為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
後以羅隱為錢塘令惧而受命因宴獻詩云
一箇稱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自是始
厚之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
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

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畫高官却
交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王遽罷
其請出已俸重修

王元之在朝與執政不足作江豚詩饑肥大云食啗
魚蝦少肥暗又云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
不于汝俗云江豚出則風雨

孫僅給事鎮求興日多作詩時王清昭應宮却成
孫作驪山詩云泰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
祿山來有人傳子京師以為譏時政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冠作
叛薰故激勸勳烈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
之危科既而詢其廟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
院薰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大冬
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光啓中將嶠以丹砂授韋中令美人張鵠有文而
貧或嘲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綃蔣嶠惟用一
丸丹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七

前集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二十八

前集

譏諷門中

景祐科場中有嘲詞時蕭足基為殿中侍御史
監試章為善王宗道王博文為試官其詞曰
章生故因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
河滿子龍圖雙落淚君前蓋章家閩中王為
宮教蕭蕭對上唱河滿子王對上泣下以年漸高
未進冊也古今詩話

黃台符十六歲張續十歲同幸登科為鄭宣州幕

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雙同進士兩箇阿孩兒

李煜作江羅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乃行會上元節爲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爲已有明年嘏榮歸以詩贖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華妾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沈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

帥聞之乃遣還

李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絢有韋平之拜漫踈商隱重陽日義山造其廳事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即君位重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絢見之慚恨高閉此廳終身不處

袁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姮娥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飢老
鼠林間咳嗽病猕猴豪民送物鴛鴦伸須好
客窺門鱉魚縮頭

章郇公性簡靜嘗為開封府試官出人為天
地心賦舉子由先朝曾試邊別出一題曰教猶
寒暑既非致思舉子又上請此題出樂記教
乃樂教也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非便方紛紛
不已無名子作詩嘲白武成廟裏沽良玉夫子
門前弄簸箕唯有主司章得象往來寒

暑不曾和時南廟試良玉不琢因李試良弓之

子必李為箕賦

並同前

韓退之弥明傳云嘗去文會交宿有老道士形貌怪
異自道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
能詩因聯句詠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云以
匠琢以骨刻中事調烹至弥明自云不善倍書
人多不識乃遣人執筆硯吟曰龍頭縮困蠢豕
腹脹膨膨盡坐客尽驚會人思竭不能復
緒弥明連促之坐中有歎吟其声悽苦弥

明句中海之曰仍于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
更倚壁睡鼻息如雷坐客是且畏之古今
詩話

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
榜封示隱，批一繩于絳尾曰黃土原边狡
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
猶憶當時夜徼歸

貞元中大府卿蕭梁牟金吾李齊運皆罷
貴薦人多得名位時列師老携寂背簞

科目梁牟主穆寂齊運主師老會齊運
對頃宗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歸師老失
批無名子嘲曰太尉朝天升穆老尚書倒
地落列師老禹錫曰名場險巖如此
王文惠相府中病危好釋氏時有人作詩曰
誰謂調元地番成養病坊位見僧盈室
寧和火燎房

方干為徐凝所器重常有詩云押得新詩草
囊論互語云村裏老所以誦凝

盧肇黃頤皆宜春人頤富于財而肇苦貧亦頗同赴李復同日登途郡守独餞頤于郵亭而遺肇明年肇狀元登第歸郡守會肇看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場太守大嗔

耆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馮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水春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李得虞姬璿書字終能託姓名

劉魯夙江西投所知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絕云萬

卷書生劉魯夙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

范魯公質奉進士和相疑凌其程文以自登

弟舊在十三人謂魯公曰公之詞業合在

甲選暫居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

謝之后果至宰相亦且相繼門生有獻詩

者云提此廟堂添故事參庸衣鉢亦相傳

李郁尚書為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体殊

惡李寄書曰筆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

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義敵謾
勞神魂惟堪委惜為珍室不敢既傳示
子孫淶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
吞言堪作符也並月前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聽句作詩先唱者
訛北人云榆生款飽漢草長正肥駢謂
北人食榆吳地無駢故有此句思道即
緒之曰共觀分炊飯同鑿客資鼻謂南
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數

賈島為長江薄徐一少年為代而不款赴張

蠟為詩刺之曰火年為理但公清鴻漸行中

是去程莫恨長江為短薄可能勝得賈先生鑑誠

洛陽有譚敬婦人楊亭羅 辨言有才思楊凝

式侍郎以姪女呼之怜其聰慧也明有僧雲

辨者有文善能講經善應對若祀祝之辭

隨名位高下對之三十字如宿思火師尤

重之長壽二年五月雲辨講對歌者忽有

蜘蛛于簷前垂絲而下正對火師于座辨

前少師笑謂歌者曰試嘲得者奉絹三
疋虞辨体充肥壯大不能行歌者欲戲
之不思應声嘲之意不雜蜘蛛云喫得壯
盟擇尋絲遠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
生少師見詩絕倒大呼知尚將絹三疋云
辨慙且笑與絹三疋洛陽日間
至和聞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樂元舛多
得于容易曾有一聯云有福肥妻子無恩
及吏民有人戲之曰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

載極重羸牛甚苦豈非足下妻子乎聞者
傳以為笑歐公詩話

向文簡在延州嘗有詩云四時常有煙棚舍三
月犹無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云三春苍翠
惟擣樹二月鶯啼是老鷓雜誌
徐州雲水山人張天驥不遠千里見朱定國于
錢塘愛其中風物遂欲徙家君馬春及思歸
以詩戲之云羨君飄蕩一孤舟來作錢塘十
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

雪中乘興直聊尔春尽思歸却罷休何
事却尋朱處士鍾魚萬尾猶千頭紀詩

閩人廖復天僖二年求薦天府下挝鼓訟之

覆考再狀省試又下凌景陽因獲訟之亦再

收高第遂登科士子作詩嘲復曰細思堪恨

廖賢良論中科明屬景陽啼得血流無用處

為他人作嫁衣裳朱定國緒編田錄

晉宋已來始置員外郎掌省事弥重其選特

議以此部郎中雖品卑而望美者中諸郎不

自員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言不歷清資便

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受遠邊果毅果雲

中趙謹先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迂戶部

郎中不歷員外郎戶部員外郎賀若浹遂

戲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知粉

者囊番作土山頭謙光荅曰錦帳隨晴設

金炉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特

人以為奇句雜洛及曼小錄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

八字嘲誚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
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滿子龍圖双淚落君
前仲昌者章郇公之仲從子論科塲不公
奏聞牒歸建州王宗道為諸王教授及講
書凡二十餘年不求進用殿院蕭定基也為
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貺同
發解開封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
仁宗問之令誦一遍龍圖王博文也嘗更大潘
鎮開封知府使三司使一日对上前因叙教歷之

久不覓淚下當時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
切中一時之盛事傳以為笑樂

東齋錄

丁晉公典揚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
皆敏于應答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侍晉公
之門方伏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內翰拜時
鬚擊地文公隨声答曰相公坐處幙滿天蓋
揚美髭鬣而丁弟方盛設帷幙因互相訛也有宋
太尉田重進起于戎行晚年好道術喜黃白有
揀停兵士張華項衣遺服以其項更離家目

之為谷項又引一道士為同志前后所用錢
帛悉資之無火遠久而無成忽一日云出採藥
八月當成晚大醉歸重進問尊師從未飲何
遽醉花項微笑曰其實不飲昨日見一仙流向
西項禮重進問何人花項恭肅低言即呂洞賓
謂田重進武人好事如此人有人有壽今已有微
疾某當暫留火藥療之時田染病大喜曰重
進麗人何銷神公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
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呂不款多見人望太尉

於射亭帳誤用好新裊禱靜室燃香新果
好酒后至五更重進之患夙疾拆腰艱難方
款責花項虛誕外報尊師至門大開囊篋
般運已盡重進漸恨嗚指曰無良漢目
是不復信時有無名子獻詩一首以笑之永
典軍人尚能念誦詩曰或作黃金或作銀焚
人奸悖搏天新一朝任惑田重進半夜攀迎
呂洞賓鼓漢出門特引領豎兒得路已潛身
唯稱兩了無良漢笑殺長安萬人洛陽聞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臯刈收禹齊名所業
百餘卷並行于世耕夫諺一首云張緒逞風
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耕夫顏色必不樂
肥膏如玉潔力物絲不折半日無耕夫此
輩終餓殺雅言雜載

周顓處士洪儒奧李偶不中第旅浙西從事
歡飲唯昧于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贈詩曰龍
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聞自高唯存紅粧
回舞手似持霜向猿綠周和曰十載文場敢

憚勞宋都回鷓為風高今朝甘伏花枝笑

仕道搏前愛縛錄南唐近事

庐山道士体身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者

謂當赴上天命令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
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翌日馴養者知訴

于公府處士陳沈嘲之曰啗肉先生欲上昇黃

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南唐近事

李山甫詩名冠于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為虜

為王盡偶然有何慚見渡江舡平分天下
猶嫌火可要行人增紙錢又贈宿將曰狡
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幸乘馬
上揮無力望見飛鴻指示人

任毅富有經術隱居于洛以候召命未降蒲輪
乃躬到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
訝鶴書遲自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
合眼被他相嫌已多時后至補袞

隋海縣渙水張儀于海上見銅蓮花跌送長安

北寺與大興善寺阿育王金像大小正同后有
異僧云大竺阿育王像忽失所在時有僧夢
云吾出河東為高僧所得僧在阿育王寺持
故遠來尋姓引僧入寺僧故授光僧云有圓光
尋之必至咸安年間合浦人董崇之因採珠見
海底有異光取獲圓光奏上晉簡文帝使施
像上宛然正同臺上有西城古書胡僧求那
跋摩識之梵書也云是阿育王弟四女所造
隋文帝載入內道場梁武帝太極殿寺遭

大東明觀道士李榮戲詠曰道善何曾善
云興又不興如來焚亦尽唯有亦群僧識
者雖以榮詩為能亦因減其声閑居詩話
曹確揚收徐南路巖同秉政時有詩嘲之曰
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
賂幾時休南部新書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三十八

前集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九

前集

譏諷門下

太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
落漏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
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榜出為無名子削
為五言詩譏之南部新書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在
前行忽除贍部員外郎微有恨惋吏部郎中張
思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踟躕

蹠幾落省橋東蓋膳勃在省最東北佩也
趙璘儀質廣陋第名后赴姻礼賞相以詩嘲
之曰巡閱雖傍携浦局望月還登乞功樓第
一莫教嬌太過綠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
在鞍轡裏將謂空馱席帽掃又曰火炉末上
平軀立便與大人作鏡臺
崔立言高退隱茅山善譚浪為詩贈營妓敦
龐者曰瓦棺寺裏逢行迹華岳山頭露掌痕
不須惆悵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瓦棺寺有

人佛遊岳神大人又醉中譚浙西廣使曰山夫皆意向丹

梯連師邀未少藥畦常見拆東誇鏡水鏡湖
元在浙江西並月上

太平廣記言杜牧為宣州幕有酒妓把大牧之贈
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還家門一車
白土將泥臉十幅緜紅補破褌瓦棺寺裏逢
行迹華岳山頭見掌痕不須啼喚愁難嫁待
與將書問岳神與此同未知孰是
張唐勳進士第一人及弟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

一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緒
云君看姚暉并梁周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
終于京官筆談

崔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臭雖有特恩
內妻命群臣搜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諸信足跳
染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未爵滯報韓
三莫浪語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猶兒
相報上中宗命以金與賜之本可詩
惠崇詩自負有何分尚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

時人或有疑訛其犯古者嘲之曰河分罔執司
空曙春入燒痕判長卿不是詩兒偷古句古人
詩句似師兒

周壽詩話

元君中作宿字都有官奴小蘇善歌舞幼而聰
慧元守甚怜之一日宴罷令就坐客閨彥長求
詩閨善詠詣卽當時若公也賦詩曰昔日聞
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由
是以此自負相傳以起聲士大夫從此作詩甚眾
汨長大數年間休甚修長未免尚語此蘇子占

出知湖州亦未乞詩蘇書予之云舞腰窈窕
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弄散半天風
雨寒此石曼卿古松詩遂為士大夫笑泗水錄
曹唐羅隱同時詩皆有名隱休題牡丹云若
教解語應傾國甚事無情也動人唐曰此人詠
女子詩也隱曰此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
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人問无路月沈
豈非鬼詩唐無以答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與選裴晉公于

興化作池亭島有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
桃李種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心
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胡且秘性編蹠喪朋居襄陽愛訖郡政夏英

公常師事之及公貴達胡尚以青衫視公出

鎮襄陽時一造馬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

事少暇此只作得一燕雀詩胡公曰試舉之

曰燕雀紛出亂麻漢以西畔使君家空堂

自恨無金彈任尔啾到日斜自尔少戢

蔡君謨守福唐今李太白手陳烈於望海亭
以歌者侑酒方幸枝一拍陳驚怖越席攀
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七闔山水掌中窺乘
興登臨到落暉誰作画橋泣酒處幾多鳴
櫓起朝暈晴未海也依稀見醉后細心積漸
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
訖其矯也

梅聖俞過揚州朱公序送鸞作詩謝云嘗
遊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身江湖客益教養

不知抄以爲何差存太多

素翎公序得詩不釋並同前

乾符未有客寓于廣陵開元寺頃年在青菴
寺時見客不爲知事僧禮以筆題門而去
龕菴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散文今不在碎石
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之独有沙弥能解乘
問其由龕菴去矣有合字時日隱先有寺字
散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流沙率字也乃合寺
苟卒此不遜之言辱我曹也僧衆大悟沙
弥乃謔皇朝雲能供奉也

長沙六快詩致仕屯田王揆作也六人謂柳周
沆漕道良規憲李碩列舜臣倅朱景陽許
玄詩畧曰潮外風物產長沙信難縞衛峯
排古青湖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
平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改今賢官是
邦刻啖人膺肉懷昔甘棠化傷今猛虎毒然
此一郡內所樂人終六漕身二憲僚守連兩通
屬高堂日暮會深夜綈以燭惟幘背締紉器
血尽金玉歌喉若珠疊舞腰如素束于態与

萬狀六人歡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老舜其
餘數聯恨不可錄揆与樊大博立里開交素
但老子故鄉而林泉相依于二流自高標詩既
出捕樊以膏之樊義薄無守悉以遊從之事賣
之以求苟免而希賞獄具讎謗削籍立以告
發加秩昂然拜命畧無三禡之羞訓辭云為
尔交者不其難乎湘山野歸

秦繭王京人父為左千牛軍將繭玉有詞藻
工長短教有公子行日階前蒨綠袖不捲銀

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穢錦柳撚絲粧步
池臺画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
馳朝車閉雞走狗家世事抱耒皆佩黃金與
却笑儒生把文秦李得顏回忍飢面為田令攷
擢用未幾歲至平即據言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云松丞相奇
章公表甥然不薦幸因襄陽大水遂為大
水變極言誹謗有夜入真珠室朝入玳瑁
宮之句丞相有愛姬名真珠

張曙崔昭緯中和間西川同宰相与謁日者問
名時曙自恃才名藉甚人皆呼為將來狀
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願曙昨日
崔曰將來万全及弟曙有温色曰即君亦及弟
但崔家即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既而曙
果以愴恤不終塲昭緯首冠曙以詩刺之
曰千里江山陪騏尾五更風水失菴鱗昨夜
浣以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不平
之會夜崔以巨觥飲張拒之崔曰但喫待我

作宰相与你取状元張拂衣而出因不叶后
七年崔自内大庭拜張于后三榜裴公下
及弟果于崔公下過堂並同前

崔珣佐大魏公幕身副車表充不叶公俱薦
之于朝崔拜芸客校讎縱舟江滸会有客以
絲桐請公善之而迎珣至公從容為客請一
篇珣方懷拂鬱因而咨泄所蓄為詩曰七條
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唯唯有河南房
次律始終得亭蘭公不憚崔大漸惠

元微之在浙東時實府有辭書記飲酒醉因事
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詩
為獻詩曰馴擾未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怜
無端咬著親情那不得紅絲毬上眼犬離家越
管宜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綠用之鋒
頭盡不得羲之手內擊筆齋手雲耳紅毛淺
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不
得華軒更一嘶馬齋廡隨西獨自一孤身飛去
飛未上錦茵都綠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

喚人鸚鵡禽籠出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
愛語啖咬啣泥穢汚珊瑚簾不得梁間
更繫巢燕離巢皎瞭圓明內外通清光
似照水晶宮都綠一点瑕相汚不得終宵在
掌中珠齋掌戲躍池蓮四五秋長撻朱尾弄
綸釣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遊莫爾也
瓜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趨高情無端窟向
青雲外不得而今臂中擎齋齋講紫羽檣新
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綠春筍

鑽牆出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齋亭鑄馮黃
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
汚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齋臺元公詩曰馬上同
携今日扒湖邊還折去年梅年只是人空
老處何曾老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
還命策絃來蹲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
無薛秀才據言鑑誠錄有薛侍上連帥大齋家

莫齋池嬰鵝齋篔簹竹齋叢珠齋掌五詩謂薛詩託不知孰是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產儼俱為三司

瑤鉄副使胡旦知荆誥院俱同年生俱少年
為一時之俊梁顥又常與同幕五人者旦夕會
飲于樞第茶塲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
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声啾儀以醉鞭撻
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推都人宴曰
陳三更董半夜 玉壺清中話

陳文亮閩人少為浮屠后入王氏幕下終遇害
僧文或有詩贈之云聞李陽休長鬢髮羅修
禪不披緇籠蓋尾錫文何處象簡銀與

得幾特宗炳杜拋雲一榻李膺門醉酒千庖
莫言誰管你閑事今日塵中復是誰文亮為
僧嘗為詩曰誰管你閑事塵中自有人故
文或訊之也及歎害或復吊之云不知冥漠下
今似鸚鵡無為文亮嘗代迂客吟鸚鵡詩云
毛羽錦生光江南是你鄉四山聲教合迂客路
猶長相意憊叢竹低飛近夕陽就中汨羅
岸非細斬人腸 雅言系述

張文潛嘗作齊安行詞甚不羨末云最愁三伏

熱如靦北客十人九人病百年坐死向中州十
金莫如齊安遊而潘邠老黃人也為作解嘲云
為邪陋雖勿雌黃我曾侍立蘇公傍見公顏
色不憔悴不似賈誼耒江湖他州雖麗勝吾州
無此兩公相繼遊 王直方詩話

王令逢原廣陵人既見知于舒王聲音赫然特附
麗之徒望風何候守牧冠蓋日滿其門近嘗獻
論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大署其門曰紛
閭巷士看我復何如為耒助令我煩去助我不

思意有知耻者而干謁不衰

張文潛作大旱詩曰天边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
方醉眠時人以為幾于湯燭右軍也 並同前

王禹錫字元圭行第十六年南坡有烟嘗作賀
知縣喜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只逐
人來自以為得意東坡見之曰十六郎是作詩怎
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蓋是醉中所作異日又將
一文軸呈坡，讀之云尔復醉耶

晉劉道真遭亂于河側亭舡見一老嫗推櫓道

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机弄杆因甚傍河撻擗
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舡人
嘗与人草中同盤共飲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
着青衣嘲之曰青年引双羔婦曰兩徒共一槽
道真無以對 田話錄

唐朱困公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
着塚一無所獲歐陽尋評之曰急其改後箭
弱手取強弓款高翻獲下應西还又東十回俱
着地兩度併擊弓借問誰為此只應是宋公蕭

瑀封宗國公后帝見此詩謂瑀曰此乃四十字
帝疏也由是身詢有隙 太平廣記

東臯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
酒德廣陵人刘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
到醉鄉無戶稅任地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
苟為仲尼之徒得無為誥戒乎 此夢瑣言

李唐顯德中李進攻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
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為樞密以此一聯薦于
申文炳知韋遂擢為第三人或嘲曰主司只選一

聯詩 玉臺清話

寇文公嘗與張洎同省一日作庭前詩訖洎曰火
年秋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臘丸蓋訖洎頃在
江南軍圍中而與李煜草論內于臘丸中追上
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后稍親暱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礼佛对客蟻虱滿
衣領不恤也郵志完嘲曰衣領位教虱子綠夜深
拜得席地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飲即須餐困即眠夜活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三十九

前集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四十

前集

詠講門上

太宗賜錢恩公已下孝經詩令次韻和進易文
元迥首出四句云舍后信標名風篁自有聲
溫柔敦厚教仙果子難生思公即便對恩公
今日須了晁大笑請公不曉今日孝經詩稽
遲戲以此嘲之尔回句蓋次韻詩遲也

祥符中日遣使入 稱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
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章聖詔本

國建寺賜額曰神光朝辭日夷使乞令詞臣
搜一寺記是時當制者雖中魁選然詞李不優
瞻者帝止以張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
也既傳宣乞搜寺記時張尚為小官醉飲
棋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使在閤門
翹足以俟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太宰后希白楊
大年因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太平曰世上何人
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歸山
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難忙紫微失却張君

房時傳此為雅笑 湘山野錄

唐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驛勝羊肉半斤祥符
中有人題于驛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職孤
寒即可知七百料亦消甚使半斤羊肉幾時肥
朝廷聞之謂如此何以責廉遂議增俸 古今詩話

陳西火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与蔡景
謨會于金山寺僧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
曰陳西有心終是惡西即索筆對之曰蔡壤無
尸便成襄火時為杭州于潛令以利口虐浪人

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因其趨府戒之味但受
教俄有通刺謁者稱大祠郎李过庭公罵曰
何人家子弟亞率尔云李趁兕馬公徐愕之
大笑 唐宗遺史

陳西卿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夜前胡 軒窗半

夏涼半夏棊為臘寒呵子下呵子衣嫌春瘦
縮秋裁摘秋及增祈兩僧詩云無雨者还过
半夏半夏 和歸節晒作葫芦巴 葫芦巴之類最
眩炙人口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干託惜車牛因

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荆介往借尋常無歇
時錫但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子 十家皮沒五家

皮五家皮嘗言藥名用于詩無不可而斡旋曲

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耳或曰廷胡索可用
乎曰可况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
處迂廷胡索人 鯉鯉廷胡索此可贈遊謁措

大聞者絕倒与張郇公同年將用之而為言

者所沮作生查子獻之曰朝廷數擢賢蒞穉旋
占凌霄路 生霄花 自是樹陶 嘉仁 險難無夷

處蕪茅也知沒藥療孤寒沒藥食藥何須
嘆石藥大幅糸連糊大腹投甘草扇用賦身
草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想思意
已深想思子意取白糸書唯足自是字了苦
參商苦參故要擅即讀狼毒分明計得約
當歸當歸遠志至櫻木地熟遠志何事菊月
時菊花物未回鄉曲回香其二曰小院雨餘涼
所餘糝石竹風生砌石竹羅扇修從客蔭萎
半夏秋厨睡半夏起未閑坐北亭中北亭清

作畫真珠淚真珠為念瑯辛勤細辛去折蟾
宮桂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了良營躑躅花類換
擲錫可惜石榴裙石榴蘭射香消半射香
琵琶閑后理想思把把想思必務朱絃劫筆撥
擬續斷朱緒續劫待這冤家者代緒又自為
西字謎日若要有口便吐且要無有心為惡中
問全沒壯搗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誰之
詞以託亦有深意入藏且未知已云餘寒
掃地夕寒老向誰閑與人郊行云馬嘶曾到

寺犬吠午竹村送婦花宰赴門云吏薛如賀
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陽云排聯花品常非儕
愛惜吾公不是怪自成一家休青箱雜記

魏仲先冠美公遊陝郊僧寺多留題后同列見
葉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皆在
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
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美

公大笑月前

上平甫俊逸貌陋而黑肥嘗與余同官于洛下

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戲之云飛舄昔
號溫鍾地思道通脫还賜肥江淹善談筆五
色虛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鬼之來飾誰料滿
腹真珠璣相逢酒侶洛陽社不覺淋漓身上
衣平甫由此不悅同前

西都應天院去府十里每朔望留守官帥府官朝
拜未晚而往時行不十里不交談有人作詩云正

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飲三盃有人送驢肉
復云所前捉到酒依法合內豈未定付厨

春用退
朝錄

李洵相國性滑稽為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沘水
關有僧舍曰不動尊院中有僧不出院十余
載洵每過索謁其院必有其僧未幾寺焚
僧散洵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走
劫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万

四千門 談苑

韓浦韓洎晉公澆之后咸有詞孝浦善戶調洎
能為古文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
樞草舍庇風雨而已余之文是造武鳳樓

手浦性滑稽竊聞其言因有親知遺修_蜀牋

浦作詩与洎曰十楮賣牋出益州寄未新字院
溪頭老兄得此今無用勸汝添修五鳳樓

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蒲次縣新乾衙鼓
未至公戲書其上曰置上譙樓一任挝多挝
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細被拿出頭未放早

衙詩史

內朝晨入庭內錯立至駕散坐即御史臺知班
唱班歌依班立也王考和防与劉青畫父放同

趨朝劉戲王曰內朝日須呼汝王應聲曰寒
食年必上公

王平甫博學耿介語言輕肆人或戲為心風熙
寧中乞郡得湖州舒王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
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違想郡人避下擔
白蘋洲上起滄波訖其風也平甫知其意助
以吳興太守美如何作破題作詩十首其一曰
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平後未惡祝鮀生若不
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作門閭羅舒王聞之曰闕

羅見闕速請赴任

方主好為惡詩宋公序知揚州日至來謁無于
平山堂主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已之願野外牛
就木磨痒謂坐客胡談曰青牛持力狂狹
木訖應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特
其意飲散至客次款奮拳擊詆裂袖而免

並同前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憚作詩曰蟠桃
三竊成何味上尽鰲山迹轉孤移疾不出朝

士問疾劉云虛熱上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
段清涼散謂兩府方得用涼繳晉曰
王君賜送牡丹与永叔答詩云最始花常最后
開蓋君賜同時背背入兩府永叔以最后戲之
也王得詩不喜对来价擲之永叔謂人日好花
不開也君賜聞之愈怒詩史
李益去居于泗上一日納姬友人鍾公寄詩曰昨暮
開行泗水孺婦楊堤上觀雲斬却公買得千金咲
只用何曾兩日錢蓋云以二萬亦置此姬也詩史

趙叔平宅在舊東門裏后致政歸睢陽更為客
邸特謂之無比店李君錫保釐西京時馳馬
市中有入新創酒樓君錫過其下悅其壯麗
日有巴特人對曰梁說紀平無比店洛陽君錫
有巴樓倦遊錄

歐陽洗馬素有輕薄名一日金奎長老乞書索
米于玉泉長老景披書至玉泉開封乃一絕云
金奎未覓玉泉言金玉相逢價倍珠到了不
干藤蔓事前芦自去纏前芦

相視發咲而已

胡秘監且自知荆誥院落職為襄州通判特謝
學士必知州事帝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
戲曰舍人面色彩色胡鷹聲曰學士心頭似撲
頭胡時衣解

張濤自京東漕降通判太平州葛元初授提舉
銀銅坑冶取濤脚色款發薦章贈一絕云提
司坑冶是新差取此催綱勝一階若吟薦章
頃擲色下字縱跡轉沈埋僅游錄

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因食落一牙作詩曰昨
朝飯裏有麤沙落翁之牙為報妻兒
莫惆悵見存猶可食渾家

杜祁公寓居華陰有士輩漢鄉俊敏有才常
步之談宴因見鴨沒池中祁公云鴨入池中
輩助曰蟬鳴樹上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
虛色微紅頗甘酸食之發瘡嶺外尤多州郡
待客取以為高釘故人有詩云公筵多釘

木饅頭或謂頰外諸郡刻木饅頭狀成刻
字云大中祥符年造到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監西溪菴塲兩溪素多蛟
蚺希文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
但知求且慕休更問前程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投池中其子
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于是高其墻垣
鑰其門戶作一詩書其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
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真龔奩舊相和從此方

知有主人

吳善長郎中儀狀魁偉頤類富丞相文學之
膏則無有焉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却似吟
廷贊風兒還同富相公因初有武臣呼廷贊
好吟惡詩故云

熙寧中章子厚察訪湖北因以兵收辰溪之南
江諸蠻時有吳僧願成亦在軍中自称察訪
太師每出則乘大馬以搥斂擁從阿般而行隨
兵牢李贊入洞資為蠻人所殺成亦被縛

既而放扁舟揚子自得詩僧文營嘲之曰董
頭浮屠浙東客傳呼避道長以陌室拄青蓋
官儀雄新賜架裝堪猶黑察車后乘從飄挈
庸夫無謀動蠻尻暗離夜被猿猴擒縛
入新溪哭殘月辨別畏佛不敢烹脫身腥
窶存余生放師面目不面愧反以意氣湖南
行我聞辛有 伊川變戎預識麟經編車載
鬼呀可怪宜入熙寧志怪篇

京師僂人以雜細物數十種布于地使人指註物

色然後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僂人耶
曰道着也馬督；蓋僂人呼沐猴之名熙寧
庚戌春市井之人見孝子往；亦以馬督目之
其年狀元業祖洽赴宴于池上有下第進士
寄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晨
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身愁人作酒前細而
釋之乃是着也馬督四字蓋四句各取上一字

鄭君平性滑稽及弟后有人以詩求錢君平
以詩答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亦請未足甚用

還債還負亦無余
買酒買肉何曾夢
妻兒終日只患飢
婢僕過冬猶受凍
更有不識事
閑人報詩敵
啓覓甚瓌

張敵圖主簿穎人善嘲謔以老榜得班行寄
書于家人曰汝作鴛鴦我為奉職不忝矣又
譏州縣宋之貪污者云捧頭旧血添新血篋
裏黃金壓白金古今詩話

王丞相好嘲謔初執政對客張然曰投老歎依
僧再三言之客應之曰急則抱佛脚丞相善之復

曰投老歎依僧是古人一句詩客曰急則抱佛
脚亦是一句借謔上云頭下云脚豈不是的對
丞相大笑

秘書省東郎石威衛嘗荒蕪推駁其大廳逼
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祿御史臺
廳為校書侵

朱中道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之蘇子美手中
道年相嬖然甚愛其才調中道亦傾心作詩
論交子美長大魁席手中道並立下視白交人

不着此京師市井語也。號中道為宋錐，其
穎利而么麼云。贈之詩曰：譬如利錐，未所到
物已破。后中道通判洛州；本趙地有毛
遂墓，聖俞作詩送行，牽錐必囊事，亦所以戲之也。
太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名似姓者，或者取以為
詩云：郭鄴，東，野馬張，夏，侯璘，歷車
中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皆的對也。又有
章君陳，君章二人未有似者，唐東方虬款為
西門豹作對，亦當時好事者為此對耳。給事

中馬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王丞相云馬子
山騎山子馬，莫有對者。相傳久之，有姓錢人為
衡水令，罷^歸或取以為對云：錢，衡水，盜水，衡錢。
錢間之，变色或者對云：吾正款作對也，非有實耳。古今詩話
咸通中以孝子衣車服，後樊下令不許乘馬，特塲
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云：今年初，令及騎
駟短帽，長鞵，滿九衢，清瘦見，助犹自可就中
愁殺鄭昌圖，魁偉故有此句。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張昌齡皆有詩名，暇日相

會互相嘲諷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
無銀花合蓋蘇元夕詩有大樹銀花合之句也
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今同丁蓋
張贈張昌宗詩有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
之句也遂相對撫掌大笑

武后朝左右司郎中張元一滑稽時西戎犯邊武
后歎武氏立功因行爵賞命武懿宗統兵平
之寇未入境懿宗終逾邠畏懦而遁懿宗隨短元一
嘲之曰長弓短箭 馬痛高蹠去賊七百里限

墻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通天后
聞未曉日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一解曰
騎猪豕豕也天后大笑

雪峯悅禪師與化鏡公文善既老近送不已悅
戒曰公不袖手山林尚忍垢乎鏡一月送官隨馬
損臂悅作偈戲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

兇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枝由有九百九十九
東坡宿曹溪諍傳燈錄燈花隨卷上燒一僧字
以筆記于因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覓

燈花落茶毗一个僧

南華若長老同嗣大愚火叢林有書叙法乳說
作偈自与師瓶錫寄江湖共憶當年在
大愚堪
笑堪悲無恨事甜瓜生得苦葫芦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四十

前集

